

檢查者 語類彙編  
覆查者 孝文

書 名 自 敬 言 編

第 三

第 三

目 錄 卷 一 宋 文 公 年

卷 二 宋 文 公 年

卷 三 宋 文 公 年

卷 四 宋 文 公 年

卷 五 宋 文 公 年

卷 六 宋 文 公 年

卷 七 宋 文 公 年

卷 八 宋 文 公 年

卷 九 宋 文 公 年

卷 十 宋 文 公 年

卷 十一 宋 文 公 年

卷 十二 宋 文 公 年

卷 十三 宋 文 公 年

卷 十四 宋 文 公 年

卷 十五 宋 文 公 年

卷 一 宋 文 公 年

自 敬 言 編

齊 家 類

孝 友

孝 友

郵 親 族

教 子 孫

居 處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積字仲車謚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闔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瀆更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瀆爲公泣也

蘇頌字子容知婺州沂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

太夫人出中流深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出及岸舟乃覆衆以謂誠孝所感尚書許公元宣城人以孝謹稱鄉里其父亡一子可得官兄弟相讓不受父之而兄乃曰吾弟之才後必能庇吾宗乃以公補郊社齋郎

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爲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

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神道碑

陳忠肅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助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摹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間。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

二年。兄彥雲。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壞已踰半。彥霄諫之不入。遂求析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儲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予聞其事於其親姪。故錄之以示訓焉。江唐鄉影書錄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劔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昏嫁。記聞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

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太史集

蔡忠惠公襄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邇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為人歟。乃亦若鷺白鳥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冰魚寒筍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三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

之尚不能泯也

忠孝本非一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孝為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樂庵語錄

李...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拓其妻一宿而來公斷  
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踈結髮之情  
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碩望就  
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諸侯

卷之三

滎陽呂公亦哲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中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

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又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有成者少矣。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渡中津。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潔。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

不得違事。公神明自臨汝。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聞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爲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韓忠憲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

於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倖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亦從吾志。其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飾珙刻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橫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

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  
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  
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  
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  
人屏間竊聞之。怒答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  
之常。忽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  
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  
豈可父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

肖然。然亦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  
戒諸子毋由事要執。以漸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  
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  
之爲人。諸子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  
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  
非。吾之所取也。神道碑

呂正獻公。至和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  
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  
書。兩句。于子舍屏風。家塾記

胡安定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

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人家子弟。惟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利。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之。積所和學。以培殖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育八律之。以嚴繩之。以禮。則長無不肖之悔。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貴之得。非倒見耶。

廉親族

范文正公仲淹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遺事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

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澠水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呂正獻公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寔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別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行狀

程琦曰：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以事其夫。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逆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吳文肅公奎。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調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嗚呼。可謂篤義君子矣。

韓魏公琦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  
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  
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  
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楸  
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  
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官  
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劉輝簽判哀族人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  
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一  
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

能為之一為難

彭汝礪居家孝如事親無間汝礪為官後官之  
又官其弟汝方汝方亦為官汝方所居  
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給或為置義  
莊

王文正公嘗曰。子孫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為不義耳。公奉身至薄。所居甚陋。真宗嘗欲。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第洛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

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  
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  
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  
橫渠先生言。嘗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  
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  
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它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嘗居長者與物無忤家。十二衢  
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  
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

亦奔之乎。合宜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處士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  
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  
者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丁謂令譯  
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  
撫南夏。非久即還。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  
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  
伊。必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  
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李丞相沆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  
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  
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  
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  
居第未嘗答維因語以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  
缺陷安得圓滿如意曰求稱足今市新宅頃一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計你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 右卧而逝時

盛暑何處

...

...

...

...

接物類

交際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  
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  
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安懿王稱號。神

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  
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  
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  
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范文正公讚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  
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  
居宰府僅二十餘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  
雅冠萊公當國其宗有漕淵之幸而能左右天  
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  
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

三君之有於世也公與三君子濟相交許  
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  
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  
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  
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  
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與其相知  
而專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叅知政事首以詠  
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  
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知始以王

公爲真相知也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凝同學。舍疑旣貴。元亮猶蹉跎場屋。疑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童蒙訓曰。同僚之與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與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韓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氊同寢。一日分

文光敬行公每公下以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君一訪。及趙公有女。遂與議親。旣過省。趙公遣人送文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韓忠憲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康靖爲長社。每日懸百錢于權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

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

蘇子瞻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

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

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

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京妻立廳事

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

別亦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

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

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莫誌

今之朋友擇其善者以相勸勉執袂以為契合一

言不合怒氣相攻相下不倦橫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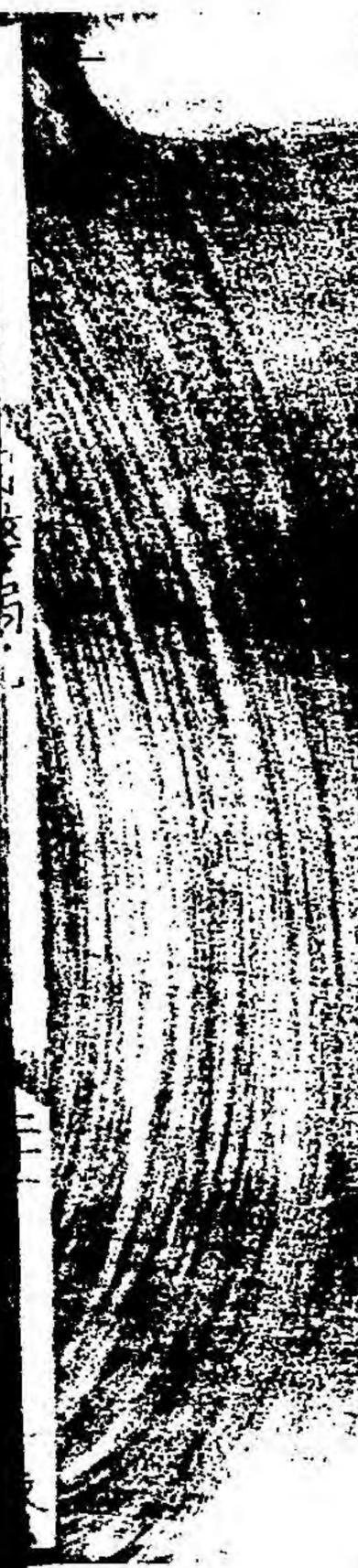
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

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揚州數

寄聲欲就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

寧後間通慶吊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

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湏是得佗箇麓礦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常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

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

我前與在彼為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

韓魏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孝節先生徐積。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

父母患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趙抃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抃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

治亂

在官者章疏來章惇

曰惇所曰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

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

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

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如聖

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

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

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閏

六月丙申薨司馬溫公范忠宣公來吊哭公之子

紹庭紹京泣曰先公自有封押章疏一通殆遺表

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

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政府方遣一奠而已。

開見錄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劉忠肅公摯既對面

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移時。

上意嚮納

大

諫序公文集云

神宗尚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地器識。公對曰：臣東土人，孤獨學。

不識安石，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

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

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

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

意，今變而為聚訟。其於君之心，於國之言者，皆

無以察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之論，有樂於

無事之論，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

以進取為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臣願陛下

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更察

其非前日意以為為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

偽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

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

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

平，施設變化唯陛下號令之而已。

行實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居言路。職在分別淑慝。以章言曰。臣夙夜爲陛下思之。如富弼之忠厚。文彦博之器度。呂公弼之純粹。陳升之之敏劭。邵必之嚴毅。韓絳之公正。王陶之鯁直。司馬光之學術。張方平之才識。王珪之文雅。范鎮之清謹。唐介之方勁。何郊之骨鯁。呂公著之朴茂。趙抃之節操。滕甫之明穎。韓維之沉靜。邵亢之醇亮。是皆時之寶器。宜在朝廷者也。如甲之彊塞。如乙之很戾。如丙之姦邪。是皆時之蝨賊。宜畀四裔者也。當國沒不悅。

公曰。臣者君子者。夫之陰。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上則其奎奎。下則其小。人常盛耳。上不懌。溫公日記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答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韓魏公嘗曰：「昔者聖王之於天下，一與申  
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  
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  
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  
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樂

韓魏公元勳懿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  
晏元獻公殊為人剛直過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  
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  
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鄒公浩脩潔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  
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  
交無遠邇必欲収而取之。

呂梁陽公希哲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  
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

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盍觀於此而知之。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陳忠肅公：璫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

與言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衍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覆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

正獻呂公著：晦叔平生以人物爲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

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

司馬文正對賓客無間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真謹。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凡言性氏遺書

### 教育

安定先生胡瑗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第。九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爲多。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

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  
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  
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  
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  
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  
其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  
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  
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迨數十輩。其  
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  
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己任。故以學  
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  
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  
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  
之本也。治己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脩身之資也。  
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  
公之所教也。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  
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  
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

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  
瓊嘗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  
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  
終于太學。出於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  
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  
其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  
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  
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迨數十輩。其  
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  
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陳公襄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己任。故以學  
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于仕版。輔大政。親  
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  
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  
之本也。治己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脩身之資也。  
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  
公之所教也。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  
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  
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

立時刻徃徃潛至齋舍詢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徃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泰山孫復時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

問先王之風視見之介執杖獲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徃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胡公安國士子問學公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以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門以敬爲持養之道開端引示必當其才訓厲救藥必中其病

伊川先生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竇諫議禹鈞爲人素長者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唯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家無衣帛之妾嘗於宅南建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湏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

來大小學校興自公始

風德

李文正公昉。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餽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

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王文正公曰。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官禁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

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王文正公曰。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公於上。而公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公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公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公。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公曰。寇準每事欲効朕。可乎。公徐對曰。準誠能

臣無如駭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駭耳。遂不問。文正公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立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乏在上者多。撻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

韓忠憲公億。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招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況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柰何錮之於聖世乎。

陳文惠公堯佐。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

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黜一下吏。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今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治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弃耶。

校書郎張子奭居三川間。嘗謂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舉以成獄。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奭對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

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閱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方諫議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迹書劄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爲是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

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王沂公曾再蒞大名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帥陳堯咨復為代覩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政發其隱也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悔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

萬胡安定始教授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群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侯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

傳公堯俞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司門郎中王繕維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

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爲司戶參軍。家貧食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許魯私貸緡錢。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干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祿碌。經生。仕無他志。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輒累遠業。併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

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曰。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且具呈其實。仁廟歎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少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在賢爲善之報也。澠水燕談

高防初爲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給云。防使爲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阡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旣又以騎追

復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嘆。益加禮重。

長樂陳希穎。至道中爲果州戶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戶曹數以大義責之。異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爲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

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旣行。戶曹與吏候于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然而戶曹未嘗有德色也。

傳獻簡公堯俞。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訛乎。

曹侍中彬。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咎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記聞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尤詳謹。不欲遽旣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韓魏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以與人。

于尼。父師且密人。本選人。屢以贓失官。編管在蔡。尼嘗適人生子。後爲一鬼所憑。言事或有驗。遂爲尼。

名惠普。上庶遠近輻湊。以佛事之。嘗因官者言邵  
亢石全彬富弼李東之肅之宜為輔相皆常敬之  
者也東之姪女二人事之王樂道命李氏甥為其  
母首傳習妖教收下獄詔京東差官按之得諸公  
書自韓曾以下皆有之文潞公獨無。上問其故。  
文曰臣但不知耳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  
夜半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潞  
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  
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

不得往也太平無象乎。上意遂釋。

蔡襄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  
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  
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墓誌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日謫州久未召嘗與文  
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  
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  
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  
退歸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

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  
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  
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且不復用舊聞韓武宗  
云後閱且傳乃載此文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虔州職官譖本州曹掾姦  
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掾面證之而初無是職官  
慙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奈何譖  
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服其不  
可欺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王文正公見  
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  
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皇懼而退

蘇公頌之孫曰舒信道元豐中自御史中丞銓於進  
取言事多涉刻薄爲王和甫所繩除名紹聖復通  
直郎知無爲軍或言其得罪深重不當叙復改監  
中嶽廟祖父聞之曰士大夫立朝當路一涉非義  
失人心則終躬遂廢如王君貺兼三十爲御史丞  
緣進奏院事終躬輒軻不復大用陷於刻薄可不  
謹哉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

有與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與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如武侯猶不可妄論。况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與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摘官吏小失。以快己意。御史襄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謫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

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摺拾者。仰奏勘于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憎愛羅織官吏。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為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

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

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劬。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彭公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眾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眾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眾服公之量。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

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

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之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京師人有以金銀繒錦實一篋。託付於其相知。數年而死。彼人歸詣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及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人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券契與汝。必預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人遂持以白于官。時包孝肅公尹京。驗究其

實。斷與其子。世俗之說。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二人之風。可以釋一世之疑。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縗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論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湘山野錄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諂。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

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于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

已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塗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自滁陽。與其元孫質夫縣丞同舟入雲川。得聞其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在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已有者。不得妄有覬覦云。江唐卿

影嚮錄

實諫議禹鈞。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堦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

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必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邱。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出洪 京 蘇 東 望 志

慶曆中。呂許公夷簡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并拜不一。是時石介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女姦。拊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

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

棺殮柩之人，各數下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章蔡同肆羅織，遷謫元祐諸公。蔡率章以奏乞發司馬光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蔡等退。哲宗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

曹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子偶讀唐撫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我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間耶嫗泣下

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嫗并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鍾離權。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君視事歸見于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詰曰。不然。某之父昔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爲己女。今明府欲得妾。胥與嫗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紉采有日。鍾離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爲女營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蓬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得見矣。

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則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丁晉公雖險諛。亦有長者之言。仁廟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問輒不應。謂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則麤粉矣。上重答。

言嘉祐雜志

報德不報怨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崔子玉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曹彬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文正公仲淹以天章閣

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仲淹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答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爲不當通書。而又擅焚之。宋庠請論以軍法。上顧問事契如此。若以伯也。嘗薦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琦嘗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爲慶帥。過關。乃泣見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公家傳。亦曰。沔帥慶州。過關。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恐幾無所容。

唐質肅公介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

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脩撰帥荆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擢之。

坐奪官。至是又辨。嘉問事。嘗請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取之。

至和也。范景仁為諫官。趙開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開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開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開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吳參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

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準素惡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進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

張文節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院欽若分司南京幾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揚侍從知密言院元昊之亂而不稱臣借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廢莫如以書遺之徐圖滅

滅之計陳知歐陽脩蔡襄奏章劾奏借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借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謂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其言於朝借曰襄嘗以公抵我豈可以私報也

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穎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更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

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師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陳忠肅公瓘。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慄以私隙。詬爭。章密取旨。送慄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報忿。蓋公貶台州。石慄窘辱百端。迫脅累矣。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慄亦沾親。慄屬宰求館舍。宰以爲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卹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慄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爲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眉州人。欲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滎州。貧甚。得東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綃綢。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宋元憲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菜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持正直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準從者有欲釋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隱几觀焉聞謂行乃罷歐陽文忠公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事得罪于時相坐黨人遠貶三峽流落累年比呂公罷相公始被進擢及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公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

不然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  
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丞相者唯其言公取信  
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  
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敢言無怨  
惡於一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  
遠如此

范文正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  
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  
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既諸子皆公為葬之  
歲別為饗食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者三人

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於翼城逋人飯執而  
入縣石務均之父為縣吏為償錢又飯之館之於  
其家而其母尤所加禮一日務均醉歐之王遂去  
明年登第父之為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逃竄然  
王豈有害之意乎至是事敗文潞公為縣捕之急  
往投王王已為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錠銀至縣  
葬務均之母事少解至王為參知政事奏務均教  
練使務均亦改行自脩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  
恩也如此

東齋記事

虞公允文天資寬厚每以德報怨故王之望公所薦

馮方公所厚。而每排公。章服與公無怨。而附他執政。彈公及公爲相。念之望。以罪廢。請授以資政殿學士。方以水死。而祿不及嗣。請官其子。服久遠。竄請貼職與郡。或問公曰。聖人謂何以報德。何如。公曰。聖人豈不曰。以德報怨乎。

原叔曰。趙槩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爲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爲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齊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曰。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閤房曖昧之事。轉加汙。饑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或謂槩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槩所不敢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槩。令求出。迺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記聞

王荆公與此山無干之法符德符人議論不叶遂  
選用新進待以不次驟引惠卿至執政惠卿事  
荆公如父子荆公罷相惠卿欲代荆公恐其復來  
乃因鄭俠獄陷王安國亦以沮荆公也自是凡可  
以害荆公者無所不用其智荆公再相於是起華  
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  
不得練耳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聞其  
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  
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初康節  
先生嘗謂富韓公曰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

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後果然。  
哲宗親政呂汲公大防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  
議大夫范忠宣公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楊畏不  
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且以楊畏嘗言  
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  
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  
畏首叛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

濟州志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好義館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又何也曼  
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士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  
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  
去到家拜起待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舊故乎曰  
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  
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范文正公命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縗  
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范公堯夫知太原府。河東士狹民衆。惜地不葬其先。公遣屬僚收無主。盛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一路諸郡。比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襄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與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遺。當具舟載之。至者旣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竇禹鈞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旣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

### 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

### 進士第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調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旣乏。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孫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

善尹師魯師魯云。割俸畀其孤。爲直其寃于朝。仍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耻。

王公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公比公爲子產。

薛簡肅公奎爲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具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東軒錄云。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孰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子。吾特憐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見矣。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

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我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蹠曰。不意君之厚。賜小入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

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江唐卿影嚮錄載王永相曾事同

趙鄰幾好學，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父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孤女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二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

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鼎之子，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祖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

滄水燕談錄見石祖徠集

出處類

出處

出處 處事難

義命 休致

悟道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厲風俗。知蘇公頌。又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

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任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場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游定夫謝顯道諸大人行亦不以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淨州利名其如蠶蠶過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

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

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

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

徃徃鑄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

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

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

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

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

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光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王荊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斯言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

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爲之歎服。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爲環慶帥。辟公掌機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志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

肯為我用故止獻公求在京官祠以明不然。上  
意始大喜。

忠文范蜀公鎮在江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觀。上遣使  
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賚賜蜀公初  
朝廷既相温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  
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祖禹公以謂不當起蜀公  
得書大喜曰是正甘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  
之矣何用復出。人與親舊云此亦欲出矣而三郎  
勸止遂已。三郎只祖禹第行。家傳

###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

以下乃以命處事。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未  
無益於得知命。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

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  
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  
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  
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  
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  
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  
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感。  
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  
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  
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乃  
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  
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  
而夭。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

伊川先生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  
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  
安義。

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  
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  
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

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當緣馮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胡文恭公伯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分具。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

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旣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

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

爲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

蓋知命也。龜山語錄

劉雪巖一日謁曾魯公公。其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拙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為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毒。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父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祕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

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父未除。改朴詣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

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宋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爲  
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爲穀能知人。朴能薦士。  
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  
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  
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  
氣不折挫。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  
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  
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謝。或有喧聒

時人。視聽未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  
食致飽。竊衣致溫。或且見踴競得者。便謂弗索。何  
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  
謂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得者。焉可勝算乎。蘇氏家言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  
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敵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  
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  
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被褒語。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

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核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

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

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

得請。

李端明辨疑謂非是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厲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  
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  
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公維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  
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難服  
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  
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  
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  
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文潞公爲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

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  
競者自知愧耻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環皆擢用焉。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詠勸曰大凡  
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  
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  
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  
其人既解奔競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  
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爲人輕毀望公從容  
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

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  
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  
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  
師德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關望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  
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  
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祖禹  
同編修供職秘書省時王荆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  
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荆公意以公獨不  
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  
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  
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  
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  
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  
為不可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  
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

無一年不自引求去家塾記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一毫不受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遣為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第七當入遠患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舍人答書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列耶師魯終身以

為媿別錄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鼓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在隨縣一年。州事甚繁。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音。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聞見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所舟獲。扶忠宣出。衣盡濕。頌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十

告惇以少與執政口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發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為。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脩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益康寧。如在中州時。

陳忠肅公權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又之人莫敢以

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  
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爲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  
以介意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恢知州事且  
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咸爲將有處分于公也恢  
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  
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  
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  
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  
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  
副本而恢爲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發問曰

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恢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  
書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  
以爲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  
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瓘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  
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誣時相學術淺短  
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  
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  
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由瓘此語瓘將顯就誅  
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恢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

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愾亦終不能爲害。意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

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難。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議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書其罪。相撻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遠往諸郡。以虛聲通諸流人。使其自盡也。曾是廣人。漫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主豪綠。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卞。惇卞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

能殺公者。連之。博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  
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取徑驅至公貶所。  
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  
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  
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  
難矣。客從其僕。取鐵闌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  
當死者之家。事甚悉。愛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  
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  
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  
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如

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  
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  
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  
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博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  
昭懷寵冠六宮。隆祐幽廢。博乃以公頃論禁中。產  
乳母事。媒孽之。始鄒志完亦嘗諫立劉氏。坐竄嶺  
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橐以檻車抵二公貶所。欲  
收以致京師。至泗濱。聞哲宗登遐。徽宗即位。  
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不收。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

待制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  
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  
並遊英俊後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  
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 神宗朝果大用官  
至執政時人以為詩識之驗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  
迺言元符未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  
人嘗有是議而竄魯公肇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  
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  
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

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  
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  
如也 行述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癩疥侵蠻蜒  
所侮膏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  
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窶又率衆為大橋以  
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  
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  
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  
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

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道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呂氏雜誌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鬢髮皆勝平昔。

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憂患。難貧賤。若富貴

崇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溫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聞

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餼金。公曰。  
贖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  
韋以適己。為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  
安者。

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埽軌。動止有則。談經  
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碑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  
予平生嗜書。老來自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  
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羣出西方。欲  
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

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猝。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出，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一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

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聽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干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羣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徃徃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徃見之或時乘

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有焉。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輩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

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  
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  
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  
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  
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  
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 鐵鳥臺上噤無聲  
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 都時雷韓公以司  
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 會乃集洛中公卿  
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 中風俗尚齒不尚  
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 命閩人鄭夙繪像堂  
中時雷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 到郎中席汝言皆  
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 十六太常少卿趙  
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 行已皆年七十五  
美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 名御言皆年七十

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萊墓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二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儻。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

且程大中珣席司封汝言。比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鼎。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  
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  
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壽至八十餘。皆不  
曰青雲歧路游將  
青相雜記

雜記